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景迂生集卷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録監生臣伍士倫

景迂生集卷二十

宋 晁説之 撰

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提點亳州明道宮吳公墓誌銘

文肅吳公有子諱瓊字彦琳其發强剛毅似其先正而

謚崇卒不少施其問學蒙前人之光無待苦辛如異日

而專儒術排釋氏異端不自名家故欲得公而書之者

實難雖鄉里或終身莫之知鄉老非無在位得時者亦莫能挽之以進彼邉幅望譽之士忌焉而不往以一言蓋猶不知公也賈侍郎見丞相政事堂曰吴瓊難進者願相公禮之以為多士勸丞相遽問公氏族賈侍郎曰故資政殿大學士吴公子也丞相曰是吾魏忠獻公三朝同秉政大臣之子其可不用乃擢行大理寺丞兼右治獄聞者為賈侍郎怒於色公曰如其素所閑習亦何嫌卒辭之改光禄公曰是無足辭者在光禄軌度其儀

雖貴近憚之有他丞相子為太官令勢出諸卿上羣媚
譙謁公獨未嘗一與共飲食語言乃罷公丞事未幾丞
相貶其子下吏治并及其前日得周旋者或不知公謂
公可以辨其所以罷者公乃亟從吏部選得簽書忠武
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有部使者勢焰薰灼一時衆目之
曰禍人也其天資好弱人以自戲一見公之貌而疏再
接其言以屈卒茹以利則難且慚彼禍人者獨不肆螫
毒於許人繫公陰賚之秩滿通判隰州轉運司檄隰之

粟於極邊公不可曰隰人素貧幸無速斃之而旦夕他州之饋道隰之境車音塵接知州武人亦為公懼而公特益堅賴朝廷之恵特罷是役而他州之民孤上恩矣隰人乃繪公像而祠之去隰之日毀三年公酒特契衆始知公前日不欲茍異撓衆今日能必行其志無德色調知鄆州有蔡之富民李鑒者故殺人獄具而不承者再乃以屬鄆鑒已逸其證人矣公曰勿遽錮鑒以購亡鑒使家人訴之於朝提點刑獄失朝廷旨乃不直公公

罷所居官久之朝廷是公還公郢州公曰不辱爾無能
復濟漢水乙宫祠得提點亳州明道宫時就養於子浚
復州司工曹事之舍政和七年丁酉也七月巳未公疾
不起年六十有七積官朝請大夫妻孔氏孔子四十五
世孫中丞之孫侍郎之女所謂六經之澤者亦於此在
矣子二人浚從任登貢士第科霑早卒女五人壻雍晁
貫之劉敏脩皆官人季未行孫男三人大方大端大中
大中將仕郎公以霑之婦武早寡志節不肯改行特憐

撫之貫之妻實余從弟之婦亦能正辭氣令人信其内外家法則公之為政閨門可觀與前所謂卒不少施者非歟浚固能業其家矣卜以宣和元年己亥八月甲申葬公於東阿先塋之次來請銘於說之說之念公實畏友也每因公之言行而得古人之風義為不少祭公之文亦不為不知公者其言曰江漢濯之秋陽暴之似乎曾子不越人之屨不履人之影似乎子羔七十子之後學者鮮與之倫雖不道人之善者莫之間也公有文集

十卷蓋有德者必有文也昔公之弟琯東坡先生嘗為作日喻衆遂喜道其姓名如公者亦不見録於東坡何耶銘曰魯禮未失周道豈衰是生君子與古人期古人何其我文肅公訓不過庭自感於中有之似之不約而一哿不其然曷貴乎德豈非大有食貧不足言利則慚莫我能辱亦早於仕周旋四方彼弗我知於德逾光楚丘年少政力有餘初無學宮匪我孰圖蓋治於穰歲稔督負曰將及賞則廢其數巢之蒲魚橫稅既免巢租合

氾彊理亦辨刑辭而禮豈我所官亦莫我容斯道實難曰許曰澤果何能申不怵不懼有思於人晚專城郢謂可少已既斥復還非公所止何去而之曰予白首宴而初仕始學南畝此志撓敗敢保而他公死不怨如勲業何世莫之安松檟於眠有子若孫我銘之傳

宋故韓公表墓銘

有天下重望忠於君不顧其身而不以卿相為富貴者其唯少師韓公乎有子宗文未試而卒以孝聞有子瑨

承忠孝之慶少如成人任將作監主簿年八歲及稍長以恩勾當西京崇福宮紹聖元年以詩賦奏名禮部上初親政策士對曰國家承平久直慮未形之禍禍既未形則非言之可示也願致慎其微不在左右近習乎主司忌之而又喜其文乃第諸甲卷之中是時名璪字居表後改璠又以新令字公表除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辟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廳公事丁父憂復仕當元符建中靖國之間君子相賀曰吾時也公表用為正

言司諫則可否則中秘書可兩宰相有違言卒以自禍也知人才而棄之不用公表乃通判保州作娛山亭以自處馮屬知無極縣嵩山晁說之爲之記代還乞管勾亳州明道宫滿始從吏部選得通判宿州受代復乞管勾南京鴻慶宫滿復從吏部選通判鄧州嘗歎曰專城則弱不能顧貳能者亦可以少過矣乎待次久將行朝廷除通判鄧州者易公表頳昌府待次衆謂頳昌殆若韓氏之邑也前後治聲踵武爲之甚易亦有甚難公表

則人無以譽毀之受代乞提點杭州洞霄宮無幾何詔悉罷庶官之領宮祠者乃例至京師甫數日即還許曰吾將老矣宣和三年春小疾遂以朝奉大夫致仕時已築別第為清靜之所布裘事香火杜門特不廢賦詩閱五月甲子中夜命其子晃曰吾死求埋銘於晃以道其斂以僧衣棺窆之制以僧律出韻語六非詩非銘非揩紳學士之所與知者又命律師誦戒律三稽首席右脅以卒年五十有三是年十有一月晃亦卒弟瑨以明年

正月朔旦葬公表及晃於靈井世墓之次悉不敢忘遺令俾説之銘之嗚呼韓氏一門内外弦韋數百而不同其於公表則一也尊者之禮或為公表降焉卑者師公表則又稱之曰興家之良也公表恭於所事至於勤力疲而不已禮在財賄者視萬金猶一錢也其自奉也薄食味甚於寒人上世之産辭之雖文房之珍亦不顧一切給用無毫髮長物殆不知天地間孰為彼已也其於朋友則信矣然寡交遊不過海内數人恂恂然唯恐其

為不善使不得友斯人若前日時與物並流而涇渭不
雜也哀女子於門而同寒異温也要是簡而禮者也廣
而儉者也柔而不犯者也能言而能不言不可親而不
得以疎者也油然如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也或親且
舊從遊終身而莫能器之况近臣上疏所薦之言巖廊
雲霄不接之勢可得而舉之乎惜也逝矣余亦何言哉
雖然甚乎其詩之類也珪璧含輝肆遠之士則曰似謝
康樂近則似韋蘇州不知親其大父之自也世德於是

而在其可泯不傳乎必有旁羅遠蒐以帙之者毋江鄰
幾舍人之女妻章丞相郇公之孫二女一既嫁而卒一
尚幼章卒時公表年三十歲未有子公卿多欲女之公
表不可吾族兄無咎自視其女之才地謂公表必不我
辭乃亦謝之曰方有獨往之願也不復納室且人生當
玉帛自陳無用人愊之銘曰周室不競孰共其守王曰
韓氏爾其昌阜我家日偷爾唯用舊韓肖王言百世令
胄宋則忠憲當天下晝一門八龍少師用未究有子有

孫長孫是茂既滋其德不俾而壽舊章何覯廓廟何覯乃知不亡高出嵩岫我斯銘之以覺不朽

宋故太孺人阮氏墓誌銘

贈承議郎陳公公甫之配太孺人阮氏名徽字德媛其先建州建陽人楊文公所稱阮思道學士能默記數千言於書不再讀者太孺人之大宗也其祖中度與承議之曾大父文忠公同年進士文忠公器其文行以職方員外郎知涪州卒考通年十有五計偕與兄逸邈適俱

知名於時登嘉祐進士第卒於成都雙流主簿太孺人之母賈國子博士守約之女承議之母是謂殿中丞守文之女皆大叅之孫也賈氏自唐為相門風流人物特可觀而太孺人之英華容止出諸姑伯姊上幼往來陳氏家時文忠公之配郛國太夫人宋坐堂上見之歎曰人間有此好女子忍使為他人家婦莫如吾孫曾孫之愛也歸焉其姑以大家自處而嚴不以姨氏私之而太孺人閑習法度自其性質雖勤而不勞得盡婦道者十

有九年承議有奇才駿識而仕不偶因免喪遂屏居韓城澗上菜羹布衣如後門之子而風雨寒暑安樂之太孺人相之者十年其長子恬修其父之隱操久之而澗上穡事益荒蕪將有饑寒不給之累而内外怡悅益自適衎衎太孺人如一日以閱三十年既而恬起以為校書郎奉太孺人歸京師故廬以居未幾恬致仕歸韓城汝海朝廷又復出恬以仕而太孺人若初不知有出入舒慘憂喜於其間也蓋凡夫若子之所志者宗族姻婭

不足以與也而太孺人志之也夫若子之能事則學士大夫之企及惟太孺人能之也至於爲辭章以著明道修鍊神明之微與夫釋氏清靜寂照之妙則太孺人之自得也大凡人家女子學書者有矣未有善顔魯公書太孺人者至於不用筆墨袖中以刀出古今法書如重規沓矩不出入毫髪者惟太孺人之能也太孺人知生民之樂皆在一身而外物初未嘗與也宜其壽考康寧將九十而視聽食力猶五六十人雖嘗疾病將逝去猶

平日寢處也當其問疾時汝之士人自郡守而來莫不有憂色不幸而哭之者亦悉盡哀既送葬車有謝之遠而不卻者行道之人孰不歎息曰是惟其母之賢是惟其子之賢其卒以宣和二年十二月二十有二日年八十有四越明年正月二十有五日祔承議之墓於新鄭先塋之次恬之下四子皆早卒三女嫁舊族之子孫男三人女二人恬既請其友嵩山晁說之銘承議之墓又為太孺人之銘銘曰曩者种徵君志操之脩母氏之賢

也种母聞詒其子不聞相其夫未如陳母之全也後有賦關雎之詩及閟宫之七章者為德門而歎息不待吾言之嬋媛也

宋故贈承議郎陳公墓誌銘

丞相文忠陳公長子師古尚書都官郎中知七郡有政績生子知章大理評事幼有大才日誦萬餘字落筆數千言在須臾間嘗行役下馬道旁讀古碑二千餘言歸覆之一字不謬謝希深手書啓事上尊府廷評隨衆目

在旁胡㥦乃携啓本去廷評取紙憑空細字寫一通如
初夏英公雅重其詩文數來問典故及奇字卒年二十
有四娶殿中丞賈守文之女叅知政事之孫生子造字
公甫其生四月而孤曾祖母邠國太夫人宋尚無恙深
憐撫之仁宋待邠國以異禮出入廣内稱呼如家人既
薨上震悼之乃特録孫曽孫以太廟齋郎既冠調黔州
司户叅軍尋病去復司户戎州兼録司法參軍不以
門地自慢遇事如老於為吏者國朝自丞相賈公樞密

副使吴公慶歴八年上編勅二十卷後逮公之出仕幾二十年不復設官編勅其下郡國者雖稀簡而必具請申明若奏可本末冩成大軸非若其後一事一印紙日沓至雖數紙不厭也以故勅令壓架彌棟塵垢莫可觸壞鼠齧爛不能文字吏幸以輕重出入為利況在戎州遠徼公視而笑曰乃今可為矣白郡守武侯曰無斧斤則失鑿枘願以編勅所降依門次第之上奉朝廷之命下絶吏為民姦幸甚於是未半年書成居數年是為嘉

祐七年丞相韓公上編勅三十卷頒之乃勘以公之私
書其異同者兩條餘如同繩墨尺寸出也戎人楊三尊
者黠驁自異喜生事漁獵其酋長亦憚畏之公一見嫉
之曰豺虺也留之異日必貽患於人無幾何三尊被輕
繫公乃發其前後死罪數十立以法誅之戎塞悅伏無
不以公為神明而戎漢賴公以寧居者數十年州將一
旦率官屬登城樓語非所宜言者為人告之一郡官悉
就逮公初未嘗從之樓上乃領州事久之益得盡其才

賈夫人感疾公帆江三峽謁殿中丞單驤其勞萬里夫人疾愈去揚州節度推官王君玉侍郎知揚州以聲譽老成自高待公忘年每與論新唐書牴牾而不吏之也韓丞相玉汝以員外郎年甫三十餘來知州事風稜人不敢喘息晨坐得盜賊付獄日未午督案且甚急公乃故遲之心知其非真盜也韓公怒取囚由大書杖脊二十下未幾真盜得而韓公為公嘶馬自是韓公之威少霽而多與公議事有江都宰者地寒而賢後太守朱

大監以私意欲罪去之公率郡官廷辨曰江都宰無罪且才之公在揚州四年晚權江都時散青苗錢之初也公視可與者與之不以殿最為巳事卒無一人妄請者而刑戮頼之以省非它縣比用三司使舉監廣門初罷使臣為門官而新城門設水扉創格令條禁甚密所謂三司使者一時風力人也多從公之建明至今人頼之以不苛調宿州觀察推官未行王丞相荆公用以便糴河北丁賈夫人憂免喪臞然歎曰吾少舉進士而卒不

一第每更一官歸當改秩而舉將之格必虧其尚黽勉於斯世者吾母待養也今既不得終養則吾何用禄為乃屛居陽翟澗上菜飯不食肉者十年日誦佛經宴坐間則往來嵩少窮山水之娱且嘗得法天衣之門人法清既感疾彌年不問醫卒年四十有六元豐五年二月一日也娶阮氏自有誌銘子五人長恬海内知名士也起處士今為奉議郎通郊恩贈公承議郎次繹思近思惟愷四人皆早卒女三人壻曰文林郎吴偕張文定

公諸孫彥之鞠待制之曾孫正彥孫男三人昌邦昌諤昌裔女二人長適邯鄲李椿一幼公骨相甚偉能與人交而不忘規過葬兩叔父及其舅氏嫁孤女數人皆盡力其才識文藝不減其父而不自多也恬以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二十四日葬公於新鄭世墓之次不及銘後二十有一年因祔阮夫人乃得銘於恬之友嵩山晁説之銘曰昭陵之時無窮士何夫子之傑才駿識早聲聞而屏下僚兮勅令剌於私室而虺戎誅以獨見乃未老而

澗濵藜藿與蒿蒿兮相門之初必復其難去斯而有覺者以超超兮有祖有父之風烈而有子以景爍則吾之幽篆昭昭兮

東里張處道墓誌銘

公諱厚字處道姓張氏其先滑州胙城人徙鄭州新鄭曽祖諱純一邢州鉅鹿縣令贈都官郎中妣魏福昌縣太君祖諱紳金部郎中贈光禄大夫妣李仙源縣太君父諱越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王永嘉郡太君光禄

大中祥符間為京西轉運使道新鄭樂其幽僻後乃徙中奉之居猶蕭條與邑俗稱至公久而遂為邑之甲族宅廬園林黍稌牲犧蒸嘗有禮婚姻連大家實自公力田苦節也所謂田野躬耕者古人以之其在今人能言之者尚寡甚則往來桑柘間已多自賢有如公者襏襫風雨不告辛老農之所癉而上以奉慈顏下以厚羣從其間晝夜未嘗須臾廢書不讀乃不知九州之中幾人也公幼嗜學纖悉理各謹家法不說經苟異同如其

服田疇而畊區澮别也乃其所積者忠信篤實言行必顧未嘗失辭降色於人慷慨辯論嘗自申而不可屈寧失於介不失於同則又如其秋之穡也公以是自謂不任則已仕必由文辭高第出中奉當任子則讓於仲弟孚而欣然如負釋也蓋公少為辭賦甚力讀揚雄之千賦而如董遇之千讀雖嘗一黜有司不再試而白首莫可奪其自勝之色且言曰文章要有宫商捨辭賦何自而入無聲律則無樂矣詩禮又安所錯哉公之為人不

為時慘舒大概如此性喜談國朝故事曰勿易此衰老之身自慶歷皇祐來聞頌聲沐膏澤幸已多矣即令日死無恨若輩恐不吾如也或遇里巷破律亂常之役則悲咤太息若躬疾疹必思去之公雖服田閭不出而洞曉世務前知某事當如此某人當出當入後無不然者其與人合則寡近不南阡者五年遠不北陌者十年而前年子弟之道死時公乃後葬車徒行北門之外哭奠之時公年已八十矣平生無他嗜好而藏書將萬卷

其得之甚艱頗俱與人通書每簡編後識顏黃門借書之戒又畜金石刻亦富皆得自公幼時無玩戲可喜朋友間得見之至於三代尊彝鼎鬲之屬則深藏不出户牖曰初為吾一己之奉耳烏能樂人之顏色而博其嬉笑哉是則與吳傳正侍講不以圖畫視人等也一旦為大勢力者取之則復如顧長康之變飛柳公權之羽化云耳公行年將七十而綵衣老親側其及八十餘猶康寧食飲倍少年輩絶無疾病而為人脉藥起死則多

矣其讀黄帝書如孔氏書之勤也雖無不窺於梵釋書則不一經目曰外吾周孔寧有道耶今年八十有四矣乃一日卧病語諸子曰吾即死不獨不藥亦當不食三日惟飲水清吾臟腑則全吾潔也後三日是謂宣和二年庚子六月戊戌而公卒且嘗有言曰吾在十數年前晁以道諾吾銘諸墓矣説之惟公年七八歳時中奉在延安龎莊敏幕府莊敏見公識其他日有立也治平間侍行北京則從吕陶汪輔之學以文藝見韓忠獻公復

為忠獻公所賞嗚呼二公知公之才而不知公老以布衣死前日之田及公手之嘉花異木數畝之園晚分二季初若未嘗有也他尚何言於公耶娶馬氏供備庫使用之之女先公六年卒男六人兼濟道濟延濟公濟思濟經濟令見子則伯與未季女七人歸郭固王賁李純彦盛開仲潘唐王錫孫愕令見女小王婦孫五人敏之徽之嶶之爂之涣之女六人二歸周鑄李彙公有詩及雜著二十卷嘗自號安常子安素居士越十月壬申葬

縣之東里鄉潤色里世世墓之次銘曰仕不顧田則力棄
吾田專修德一世人莫予識焉在轅身不出談詭經憤
以叱事破律慨欲泣氣兕虎志金石天壽之將九十溱
洧流嵩隗植公不亡銘豈泐

宋太令人陳氏墓誌銘

聞之劉仲原父江隣幾梅聖俞許下八韓比荀氏八龍
其繼忠憲公而早達者曰舍人公天祚之年並時大顯
者曰丞相康公門下少師公丞相莊敏公惟莊敏公震

耀天下其家事治於官府諸子耳目習焉無難實難乎其婦也莊敏公長子宗恕求仁之配曰陳氏文恵公之孫秘閣校勘慱古之女陳韓匹也陳氏之女教則韓氏之婦儀未雞鳴起堂下問起居無恙顧宗婦庶婦異職不敢不先其勞退而下堂謂長婦稚婦曰我與而茲為女兄弟不以夫兄弟以故宗族姻婭遠邇欣為夫人譽烝嘗則神明福焉咼俎而賔客既飽矣君子謂德曰是夫人也既相其夫必有令子求仁少年登詩賦進士第

獨恨經術淺薄時有近臣養譽鍾山以經自鳴者求仁
謹移書焉夫人勉之曰仕官以無文為恥我婦人不知
何謂文而其無怠彼來自鍾山當國一旦亟暴罷靈以
急士求仁獨不得調已而仕也罷矣夫人為能使求仁
忘去坎壈湫底之恨而有適於歌酒閻莊敏公覺上恩
録十有五人夫人二子既長乃曰孰不親親睦族為大
何以睦族無寧官夫貳宗之子若異姓之子吾兒無與
焉可也求仁曰我待盡亦頗知而之言先丞相之志也

夫人生而淑静未嘗一語出財賄閫殆終身不見喜怒之色所不自足者西方聖人之書目之而未極其微也唯然齋戒夙夜則至矣初從夫封壽昌縣君後以子拜太令人以疾卒於子珉之新第宣和四年八月甲子年八十有四珉新第所以為夫人之奉也夫人久疾其床几食飲藥煑之賴者珉婦胡也子三人珉朝奉郎新通判鄭州琢文林郎廣濟軍司户曹事琇廸功郎女六人適朝奉郎張基承議郎吕必强宣教郎李德充宣議郎環

州司録事傳實中奉大夫提點河北西路刑獄姚宗文林郎西京宗子博士岑又份孫男三人長昴女三人長適迪功郎蘇㽦琘前知葉縣有古循吏之政夫人族曽孫是謂文忠公五世孫恬道葉見市有祈禬往來者咸色憂問之曰令君之母病令君之母我民之王母也令君之憂我民之憂也則夫謂其既相其夫必有令子者信也已琘等卜明年四月甲子祔靈井求仁留臺公之墓吉遠走人同谷求銘於嵩山晁說之顧舊好不得辭

銘曰文恵之孫莊敏之婦求仁之相淑靜伊何不官其子唯德之尚有是一德百世之宗我銘諸壙

宋故通直郎眉山蘇叔黨墓誌銘

宋通直郎蘇過叔黨東坡先生之季子也母同安郡夫人王氏元祐五年先生知杭州叔黨年十有九以詩賦解兩浙禮部試下七年先生為兵部尚書任右丞務郎明年先生出帥定武即謫知英州繼貶惠州安置三年遷儋耳安置旣四年漸徙廉州居住邈乎萬死不測之

險也獨叔黨侍先生以往來其初為嶺外之役時叔黨
方居母喪有以動逢人涕泣者或曰先生南居而樂焉
非也先生憂國愛君之心日加循省而鬱結則何敢樂
惟是叔黨於先生飲食服用凡生理晝夜寒暑之所須
者一身百為而不知其難翁板則兒築之翁樵則兒薪
之翁賦著書則兒更端起拜之為能須臾樂乎先生者
也其初至海上也為文一篇曰志隱效於先生前先生
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先生因欲自為廣志隱以

極窮通得喪之理焉嘗命叔黨作孔子弟子别傳則固有以處其子矣當是時叔黨之風使蠻蛋夷獠若可以語禮義而中癘嗌毒莫為之疾病雖有欲殺吾親者亦無以措其斧斤其轉而北也霈然起天下父子之性則叔黨之自處者如何哉先生不至永州稍還仕版居陽羡不幸疾不起叔黨兄弟得吉地於汝州郟城縣之小峨嵋山以襄事遂家於頴昌叔黨偶從湖隂營水竹可賞者數畝則名之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以視終焉

之志曰吾未即從先大夫於地下則生也何事為泯泯
浮沉里巷或時一至京師自得於醉醒而徜徉一世之
外所過者與談靡不傾盡造次大笑謔浪間節槩存焉
唯有知之者知之也且若世未常有小人也孰非士君
子也哉使叔黨以其屋峋嶁㮊溟渤之純孝而一旦忠
於九德俊乂之朝則先生之立言者叔黨之功業也惜
乎不及使人有見於此而暴疾以卒於鎮陽行道中年
五十有二時宣和五年十二月乙未悲夫諸葛孔明初

不得申所志而躬耕南陽卒亦崎嶇巴蜀也幸而有子曰瞻可以肆所志而無邦家以容瞻則赴魏軍而死耳嵇叔夜之志氣尤異而曽不得一席以全其軀而子紹身血亦何益於邦家古之父子有如此忠孝兩全而可恨者天乎不壽吾叔黨於盛世一振發之耶叔父欒城公每稱其孝以訓宗族軼

數曰鄉書當薦諸後生吾足不復踐文場地矣調兖州龔丘縣主簿久不赴頻主客躬趣於岐路淚流馬鬛而

去無幾何家人輩相與念之曰主簿冀丘安穩無恙否乎舉目則主簿在室中矣時主客以微疾家居公曰親庭不供養而山邑之簿書必吾勤耶不用白大人而投劾歸矣自是而語言而飲食而寒暑不去親膝久之血淚免親喪而貧不得不從調無為軍司户叅軍代還監高郵軍稅主客有遺恩在吏部選而公之子實長諸孫公乃乞官其孫姪父執吳子友儔諸孫留落高郵二女貧無以嫁其與吳並稱一時名士者久達往來郵上不

一省吴之家公殷勤為子若姪娶其二女公之還自高沙也平生酒徒暴貴廟堂上盛聲色供帳燕視得意公一夕笑語自醉不異前日也彼貴人曰進道如何避霜雪高者寒益甚也公謝之曰衽席疾病寧論霜雪愁鬼於吾先之以疾病則吾當勞之以安逸惟公有以逸吾之疾則幸甚彼貴人者不悟公之意以公管勾北京留司御史臺襲慶府仙源縣景靈宫太極觀里閭豐儉樂甚宣和四年七月已未疾終於正寢越日葬任城魚山

世墓之次享年六十有四娶李氏繼張氏令孺人劉氏男三人公美公善公儀女四人壻董桂李相如馬紹承呂德充公與說之同年生而先二月公之平生未許他人知也嗟夫公有裕於中者不知鄉人有好惡不與邦人聞榮辱每自歎曰吾以祭則先滌濯以戰則先行陣以吾在言路則死在鼎鑊而不在嶺嶠尚何論吾於文字間邪聞者宜有以悲之說之饑寒飄零江淮白首未有北歸之期能忘吾兄在承平時意氣耶謹於兄墓作

銘於葬後之七年銘曰生得吾孝死不得吾忠言有吾
好行孰與吾同葬蔭世墓之松

崇德縣太君王氏墓誌銘

本朝父子叅知政事俱以厚德稱者唯王氏是謂惠獻
公若安簡公惠獻公之子安簡公之弟尚書駕部郎中
諱舉善娶丞相文定張公之孫生女淑靜得内外奕世
之美嫁譙國文肅臧公弟諫議公之子太子左贊善大
夫知邵武軍贈金紫光禄大夫諱遵甫金紫元配實夫

人之娣夫人以閨壼組紃之懿克嚴於饋祝慈訓閒靡不宜之金紫捐館時夫人尚少家於舒州時夫人季父舉元為淮南轉運使欲再適夫人夫人辭曰寧死不可自是屏華珥不肉食日一飯以訖於老間則讀經史諸子極乎釋老陰陽卜筮之書特善吐納術以故壽考康寧初以子封廣德縣太君改封崇徳縣享年八十有四男子八人女五人孫曽孫七十有二人玄孫男一人其卒以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祔金紫桐鄉之墓以某年某

月某時男曰叔溫朝散郎致仕仲長南康軍録事叅軍貽孫蜀州軍事推官仲孫左朝議大夫知沂州昌孫宣德郎知汝州郟城縣紹孫德州叅軍事孝孫彥孫女適朝議大夫前吏部郎中劉珵山東南道節度推官傅璆進士張復古宣德郎王緩進士韓楷說之先妣文肅公之孫也得以為夫人銘銘曰噫嘻夫人瞌矣其門淑女婦婦滕曾玄孫壽既嬈德慶流不息玉珈如生壠栢其植

塔銘

宋故明州延慶明智法師碑銘

釋迦世尊鶴林滅度法付聲聞則唯迦葉其付菩薩則有文殊領受言教則在阿難既有是三孰可闕一迦葉之後二十四傳至於師子或曰二十八傳至於達摩達摩在梁武時始來東度於六度中特以禪名達摩壁觀人謂七年我知何日雖曰頓示亦有漸方便初傳楞伽後五六葉則尚金剛既而南北分宗蕩然同異在迦葉

傳十有三世曰龍樹大士所著大論譯傳東度至北齊時慧文禪師一見證入以傳陳南岳慧思禪師九十日而證再傳隋天台智者顗大師十有四日而證於是乎備六度融萬法定而三止慧而三觀質其宗焉一言之曰具二言之曰法性離數而有三千即經而專觀心之宗曰法華則華嚴阿含方等般若終於涅槃衆皆為法華其為迦葉文殊阿難皆為吾祖師天台實傳唐章安灌頂章安傳縉雲智威縉雲傳東陽慧威東陽傳左溪玄

朗左溪為達摩宗者二十年乃自東陽傳荆溪湛然至荆溪而後智者之言畢載於書智者之言悉歸乎正其為一大時教不可得而加已荆溪傳天台行滿滿傳廣修修傳物外外傳梁元琇琇傳周清竦竦傳有宋義寂寂以上皆在天台晚傳四明義通通傳知禮是謂四明尊者亦曰四明法智禀生知之上性思義於童子之時其於天台之門猶諸荆溪於時教特盛異同亦多其人往往龍象重望未易柔服或始同而終異或始異而卒

同一言之辨勤乎十返往來江山綿亘歲時非茍合者如事理總別者三千具造不觀真心惟觀陰入至今稱四明尊者云時有大禪德在雪竇相與亦傾盡其傳廣智尚賢廣智初得於淨名最深乎性相審知佛法為境其傳神智鑒文神智破衆潰以澄法智之海炎慧炬以緝廣智之明若其載三智之美可傳而不可朽者有永嘉繼忠其師神智而賢忠者明智中立姓陳氏明州鄞人父榮母朱初夢日入懷而生夜不三浴啼不止初與羣

兒戲兒輩怖之因使出家纔九歲授經不再讀嘉祐八
年試開封府得度治平元年受具足戒依延慶廣智
廣異之曰年少新學能辨析如此廣智卒遂師神智甚
力熙寧中神智開幃設問凡二百餘人無有出師右者為
延慶首座代神智講神智自謂不如去禮天台智者塔
遂謁忠於溫州周旋者二年將歸忠曰行必紹法智之
席子有私焉嘗夢摩利章陁二天章為位於延慶懺堂
居有間神智去延慶師固辭不果非特符忠之言實慰

遠邇士衆之望二天位焉後衆道場咸取以為法元祐間高麗佑世僧統義天者聦明瓌偉之士初為嘉興源公而來纔濟海岸見師升堂聞未嘗聞咨嗟失色且嘆曰中國果有人焉既而義天接談辨者累夕傾其所學欲折其鋒竟不得毫髪主客揚次公多之為師作真讃以師為玉池蓮中之人盖師每以净土法門誘進學者欲使人人知釋迦有净土彌陁來穢土他時所志於心者一日必矚於目乃依十六觀經而出視之為彌陁大

象以臨池周之以十六觀寮池蓮𦾔雖天風翱翔觀士
槁坐人音斷絕一涉其境道心百倍寧論信與不信固
自疑其身非聖非凡其費巨萬而施者卻之愈來工度
累歲年而落成不周歲任其役者曰僧介然不勞不矜
若未嘗有所事蓋是境也古未之有今不知何為而有
既二浙之所無則天下之所無唐文硎山遵公所建法
華道場其能勝此者有兵部劉尚書晏等所請勅號爾
師一日辭去衆留之不可雖太守亦不得強且曰待六

十歲再來居隱學山棲真寺衆方從之卒業會僧職須才復不能捨師太守躬駕者五六出住寶雲實其祖師通公之道場時寶雲頹圮無一全椽師復新之咸曰師前日隆其三世之居今又興其四世之宅孰謂像法之末哉先是伽藍神腹中得願文一紙後更百年肉身菩薩重興此地師復退白雲山視隱學山為遠殆絶人跡衆以師之來居為之築庵像寶雲院凡四年亦無一日不講至止觀不思議境歎曰吾道極此矣有不思議境

則有不思議心爲作不思境辯正又指五章之裂大綱曰寄果明因以解成行舉佛攝生全生是佛作止觀裂綱指歸釋疑太守俾令佐請師出住西山資教院辭之又請住延慶不得辭時六十歲師之道業日厲於前四衆依歸亦視前爲盛政和四年甲午四月辛亥師謂侍者法維曰吾嘗疾病今聞異香吾意甚適乃名十六觀寮長㦸人出曰吾今與汝輩訣別各黙坐久之明日又告法維曰異香再聞悉名其徒至曰各宜修進再相見

於諸佛會中趺坐面西而逝越三日掩龕顔色如生享年六十九歲塔在南城崇法院祖塔之東師首度弟子十有四人禀法弟子領徒傳道者百餘人其往來登門者不啻萬人佛事中所謂歲懴者行於江浙盛於温明明之盛又在延慶師率其徒數百餘人七晝夜行道坐禪歲復增盛其在歲懴外又擇其徒修法華懴者十年一日懴終禪觀中見大舟一衆欲乗之不可師獨以往來自是慧解一發其講法華玄義文句止觀淨名金光

明經凡數十過師身不及中人而望之凜然其言平居
殆不勝出口而講雄毅聳聽折心或退接於室中屈辨
申談雲興泉湧不足為喻其與儒生言則反質之曰此
道在孔子如何此語在詩書如何儒生不能對師與申
言之曰無乃其若是乎葢師於周孔老莊之書亦無不
究觀翰墨詩章皆出人上其誦法華經平生以萬數諸
佛號不在數中所著述曰蛣蜣示迷裂網指歸釋疑不
思議境辨正各一卷南岳止觀科二卷又有諸經題義

諸文問答門人捜辭雜文義四種未就卷第師晚在延慶為衆置田數十頃曰願以有限之田為無盡之供連年為供僧大佛會中曰不作大因焉得大果師之所為必兼本迹而後得之至於音聲之餘咒誦之功除民疾却鬼魅救旱災者則又莫得而言矣師之高弟曰法中等以説之頃歲宦游四明庶幾知師者乃以法維狀師行實走東里求説之為之碑義不得為辭伏念智者之為智也異哉龍藏之傳身而覲之固宜畢載而三觀之

外復著乎圓覺四行之成就著乎楞嚴智者言之於隋
其經譯之於唐雖欲不信其可得乎所謂靈山親聞者
此亦其躅與是故其教東及於日本西返乎天竺末之
與亢也已或曰教外别傳不知教無等等何外之有傳
授圓成何外之有韶國師者故自斥之當絶語言不知
此方以何為佛事或曰不立文字不知文字非真亦非
妄乃以何者為文字嘗求乎其人矣前乎智者而導其
教者曰梁傳大士北齊稠禪師後來推極智者之教而

尊之者曰南山宣律師其餘達摩法門義同贊者曰皎然禪師晚則韶壽二禪師其密弘而取證者永嘉禪師雖異塗而不敢不贊者曰賢首藏師或叛去而竊用其意者曰華嚴觀師有公而異同其意自有所在曰慈恩基師唯是圭峯密弘用其意而妄相排斥專以四禪八定次第之學何異兒戲以侮耆德唐諫議大夫杜正倫嘗作天台教記惜其不傳善乎梁蕭之言曰佛法以天台為司南李華為左溪言曰祇樹園內常聞此經燃燈

佛前無有少法柳子厚為無姓和尚言曰佛道愈遠異端競起惟天台得其傳又於永州龍興淨土院書天台十疑論于墻宇使觀者起信又為龍安禪師言曰傳道益微言禪最病今之空空愚夫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冐乎嚚昏放乎淫荒吾將合焉馬鳴龍樹之道也唯是明智其生既晚異端益肆積德於躬無辯於彼將自屈伏我言則光顧予何者輒與斯事竊少聞大道於圓照禪師且有言曰他日勉讀經教其後三十年果

得明智於四明視彼暗證禪魔禪鬼定文字法師乘壊驢車無以正之則不敢不自勉謹為明智序禪教之本末而為之銘曰佛道譯華聖言彌彰禍人以懼仁人以昌有來達摩壁觀而止傳失其序竛竮之子前是龍樹五百年餘傳乎迦葉承乎文殊著論既大阿難所集我道已圓佛乘之一慧文禪師龍樹崔嵬遂乎南岳煥乎天台惟我天台法華三昧昔在靈山雨華同會荆溪四明先後有聲一念三千克一圓乘山外山衆孰如三智

立公昭昭三德而四既隆父席亦與祖基百界千如非我而誰彼大寶舟獨乘而上豈我敢私諸佛所向待絶滅絶其然胡然穢土不除淨土現前法華淨名金光明觀所未及者湼槃緣斷儒生之來有文可載宴默何居白雲油海異端久出矧我所逢我不爾辯冰泮於風蠱神癘鬼咸知尊事雖曰盲俗豈不思致異香既聞我將以歸其歸有所涕泗孰依祖塔之東琢此新石以告來者永敬修德

高郵月和尚塔銘

夫與世士而論出世之法難矣哉惟觀乎世間者斯得不二法門也連城之寶照乘之珍其貴在宗廟郊祀者孰不有敬心哉然是器也或藏而不出或出而不耀衆未必能觀之況得而名之耶蓋四岳之外又有高山存焉今之禪宗最盛者天衣之徒天衣之大弟子曰北京元公慧林本公法雲秀公隱然名聞於天子而累朝耆德大臣曁公卿大夫士莫不降辭氣以禮之而三公之嗣

法者其感尚勝計耶惟是二公之外又有長蘆夫公則
高山在四嶽之外者也夫之嗣法曰高郵軍乾明禪院
第十三代師曰寶月姓顔氏揚州天長桐城人母許氏
夢梵僧而生師母于時談勝如舍利弗視師有伏犀奇
骨睟子炯炯則夢中之僧也年十九為僧受具戒謁夫
公於北固山得與琅琊愿為友率愿同見四祖演東林
總而師留侍演及總又至長蘆見秀公時佛國白為長
蘆首座欲友師而不可得也師久悟楞伽山宗通説通

為一致永嘉真其人也蓋元公秀公自講而禪本公夫公由禪而勸人以講其視今之啞禪魔禪闇證禪為如何哉而師又特有異者以為南方之講與吾之禪近則吾絶待之功淺惟北方之講覔異吾之禪庶幾深吾絶待之功也乃入洛聽華嚴金剛圓覺五年極北律枯槁摧朽之行莫知其初禪人也師於是乎得師子奮迅入三昧又得師子奮迅出三昧矣庵居於高郵久之遂應乾乾明之請師為人朴直深静寡言一日高座上天雨

曼陁羅花矣其後不問不言不利物不言不知世間有聲名事也古者避名而名隨令不求名不得名也師則湛湛慮絶沉沉名斷者矣其來四方之供新久廢之居則皆實相第一義諦也凡十有四年猶少食頃爾弟子道浹者竒童也師稱之曰法器可與觀聖種性特不保其生緣幾何年也無幾何卒師嘆曰吾亦何生政和七年九月十三日師因疾病告衆曰俟鐘聲而去矣壽六十一臘四十三以靖康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建塔城

北金塘鄉弟子道源等三十人道滋令任乾明洟之毋凡也予去年冬避金兵至高郵識滋滋來乞銘以予嘗銘瑯琊愿也不得辭為之銘曰草木及墻壁熾然說無時是謂所說者其能說者誰稽首能說者天人大導師無謂我凡夫一念我見之北固山夫公曠刼有因緣令日所得法十方佛現前夫語演亦語夫默揔湛然惟圓乃稱珠唯珠乃同圓華嚴一法界圓覺三淨觀金剛空不空與我互主伴我法實如是世人莫我誑我與鐘聲

同非常亦非斷

哀辭

汪信民哀辭

汪信民名革臨川人以經義試禮部為第一乃黙若有所遺者且曰我初從科舉求禄不願得名也自遊學校來聞見不為不多一旦捐擲極割之唯恐其少似乃晝夜讀書始知尊先儒究明大旨不敢肆胸臆為新奇尚異坐誣古人其為宿州教授時申國呂元明得罪僑寓

宿州信民乃以師席處元明若幼童之仰嚴師然於是信民中益邃静所植固矣去而改官得宗子學博士信民執手板立政事堂下曰貧不能官京師如復得分教諸生則何敢辭乃出教授楚州余久聞信民志尚而敬之恨未得見也想其風裁是必魁梧丈夫辭氣慷慨可畏人也前年余赴明州船場道楚州見信民孱然僅能衣冠怯於語言禮儀則甚恭泯泯若平生無毫髪能者予益多之與論交曰不敢與夫子交革後輩也予復嘆

曰斯人殆不可親疎耶若使斯人得時行其所如是真可畏哉豈特文章翰墨事可期要以特立獨行之操著於事業如前日公卿大臣别來逾年信民疾不起楚州予哭之哀不能已念有術士亦臨川人爲予言信民生平内相且其命當大貴余告之曰命所不知内相在昔日則驗安可施於今人已而果然益可哀也作哀辭曰

一鄉有木甚茂兮衆顛越以枚息君子忠信之異兮覽九州而自得遠吾鄉而之中國兮亦謂余曰不然余之

礪刃何施兮抱公輸之繩墨羌古人之可樂兮又何有乎憂傷匆窘逮以倘佯兮涉不脛而濟無航何吾道之終否兮顧孔鸞而不見雖曰壽考之欲兮又何如死之良不然若人何為兮忽舍白日之昭昭念我平昔南北兮曽不得與逍遙譬彼寶玉匆珍兮藏不襲而衢路之矇瞍遇如瓦礫兮雖埋藏亦奚悲我獨慟哭增傷兮且何益於若人訪遺編而尸之兮未必自謂之珍果誰能子之知兮尚曰二三友朋輸吾哀以共之兮亦有弟善

厥躬後有人以與哀兮知我懷之不窮

祭文

祭鄒志完文

維政和元年歲次辛卯四月壬子具官晁說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志完侍郎同年之靈惟公生而純明玉未琢而先白美早成而衆譽方思畜而躬積念不屈於小官矧得申于黼席知所言之如何要自剛乎膽策誰行堪乎嶺南乃連歲而再役后皇仁而可憂入瘴

霧而不瘠方湛恩於里閈何疾病而易簀嗟無恙於投荒而不起於安宅知非人之毒君是惟君之自螫君神定而長髯若星官與羽客雖不違於人間猶齡松而齒石忽舍老母而下世年才踰乎半百既疾病而融融獨顧母而喈喈鄉人當君之斯時候問疲而接迹相率佛佞道身可贖而誰惜竟不驗于須臾徒垂淚于窀穸率是一鄉之情在四海而無射蓋雲畜於石中雨為天下之澤衆有望而不符君志又亦奚獲行路慟而此反

我獨侘傺之劇顧惟北方之學不老隱而佛賾敢出位以新奇仁義自乎闢闢君每㓜服而歎曰高論之如擲我方貽書以勉此云何生死之隔聞君疾病而異夢恍惚帝所之履舃得非所憂之深遂自違其所適不然嵐廸之餘使君蠱而神癖嗚呼沈痛之何詐君有子如珪璧庶君後之必大亙流光而有赫君真今日之死耶我之生亦何益尚饗

祭錢朝奉文

惟靈異姓王之諸孫同時士以推美恥一日而憒憒當百役而嚴嚴黽勉尚方不悞鑄金之飾周旋外服悉多刻石之思位不稱才人誰知已覽白髮以自歎撫青箱而言歸方就彩衣之娛遽告繐帷之變漢家典故悵能言而已空越絶山川痛令儀之如在説之等偶緣未契得展初心愧錢郎之並遊忍屈原之獨弔率是衆戚以侑一觴尚饗

祭崔德符正言文

嗚呼兄形質枯槁而文章英華言怒忤物而憤怒嫉邪仕而屢跌曽不慘嗟遠官沅湘樂詩思於烟霞身雖老於畎畝志每存乎邦家自視若無能而畏人識者譽聞以豪夸遠而求之黄叔度元魯山之流在本朝則王子野江鄰幾之類耶庶幾古人之可見而我宋人物之盛耶嗚呼逸於晦蒙身偶蒿蓬上皇有命執憲殿中疋馬入門遽不能容今天子夢寐賢哲名補諫列兄曰時哉檻不用折臞然榻前言則業業衆人危之天子欣納是

纔一對病卧累月却藥餌而希罕奏章疏以稠疊孰不有言恐莫兄如枕首仰筆裂紙以書語弱難聞玆勇有餘豈不懷歸山下敝廬乞退未遂掛冠弗俞諫臣徬徨聯名上章斯臣宜留病不可强使其綿惙俟死其行幸蒙恩賜覲生故鄉天子曰咨古之純朴以疾歸閒寵之龍閣視予貪賢待爾勿藥荷帝命以再生宜巫咸之下作嗚呼天乎理或冥漠怛驚朝露寧論夜壑說之也少兄二歲以兄事之名同書於邦籍情每見乎危時令也

兄先我以逝顧我生之能幾將乞歸於箕穎手新松以
盡悲當髙秋而百感揮苦淚於一卮

祭神文

祭麴神文

惟崇寜四年乙酉六月上寅謹用茶果祭於五方土公
麴王麴人曰主人性不飲酒無寸長於身使舉世中皆
如主人周難多憂浩不必陳惶惶所困曷云令晨敬式
古法不違吉辰匪他之求疾病是軫五金八石明珠空

青雖立起死如主人貧門冬昌朮尚蹙不仍有一疾病
四聲不隣多空手歸妻侮女嗔欲自効力唯我麴王麴
人五更凄露轆轤苦辛前期白麴亦未能先二物既備屏
氣逡巡婦女不見雞犬不聞爐丸之丹異品同勤念爾有
神吉祥其臻輒復自憐廢棄三年每飢不飽此又胡然禹
迹之中無片瓦椽我筆我墨僦屋于山聽泉枕石腸胃亦
塡一杯之飯沙礫相纏齬齵如醫易牙不賢蓋亦有道牛
齕而咽吁其已火腰墜足顛瘦滋甕盎溲亦溢涓苟勿消除

我危特艱然是末爾何足多理念爾有神救其大厲剛

腸斯柔尚可富貴無信古人大言遠視此譽而譽彼毀

而毀笑語嫵好誰復我鄙況絶舊學不到唇齒遠人書

疏蠹頭謹字近人請謁百門千紙炎炎先附寂寂早退

用閒于親辱我百倍傅罪於賢功亦不貰一朝鴻禧復

使職位東海搜珠西海築壘南海封龍北海縛鬼入拜

宗工先媚涕泗載言盛德有前莫比古稱臯夔今百執

事誰問司命亦未必我死爰積譽尤四十七歲悔過自

懲從今日始急急如律令

祭龍池文二首

維宣和六年歲次甲辰正月十九日戊辰朝請大夫知成州軍州事管勾神霄玉清萬壽宮兼管内勸農事賜紫金魚袋晁説之敢昭告龍池利澤之神去秋民匱於種幸不至於流庸神初譴之而卒畀之也而吏不敏失職尚何顏以事明神哉今歲春首雨復未應民心不收不保厥死神與其終頌嘉惠不若始初欣喜之也若吏

之無狀其可再赦諸前日嘗有請于萬丈潭利澤神為七日之期頗有雲氣之候而竟乜於施奈何竊伏念之無他也唐杜子美流落饑餓嘗居於斯潭之上遂使潭神今亦瘠其波瀾而餒無所潤歟或曰潭之神曰我昔不能口實杜陵之老視今噍噍而生者又復何有惟我龍池利澤之神未嘗有得喪於一人則可以德珉庶無疑亦以雪萬丈潭神之恥尚饗

又

維宣和六年甲辰二十五日甲戌具官晁説之敢告於龍池利澤之神伏念不肖爲吏之薄每有言也下或與之上必阻之得非使者之聰明難以干吾民之聾瞽易以爲然厥聰明孰如有神前日薄德之吏走祠下布心腹既罄而既危乃蒙我龍池利澤之神念其亢旱之久愍其荐饑之虞畀之雨雪以如期是則神之聰明感應何易而仁不吾欺遠邇大小驩欣踴躍沐神之德孰不咨嗟孱守幸朝夕自免而去而邦人惟神之事世世其

不違尚饗

景迂生集卷二十